

请病友来家里养病

2010年,老伴去世不久,我的腰椎间盘突出严重起来,只好去住院做手术。病房的一位女病人和我做同样的手术,我们从交流病情开始逐渐熟悉起来,她的女护工和我的男护工也常在一起谈天说地,我们成了病友。他们会玩QQ,帮我在手机上下载了QQ,我们互相交流信息和图片。一天,她对我说,她要提前出院了。我很诧异,手术后还得治疗、养病,中断后期治疗可能会影响手术效果,对健康不利。可她说没钱了,只好办出院手续。我替她担忧,说:“医生说了,这段时间不能乱动,还得静养一个月,你回去,绝对不能买菜做饭,谁来照顾你呢?”她说:“请一位朋友下班抽空给我买点菜,我自己做点简单的饭食。”我想了想说:“这样吧,过几天我就出院

了。到时我请个保姆,你来我家一起养病吧。这段时间也是很关键的,弄不好会留下后遗症,那可就麻烦了。我家有三居室,有地方住,好吗?”她犹豫了一下,说:“那太好了,谢谢你啊!”我说:“不客气,我们是朋友,也算患难之交吧。”我告诉她我家的地址,等我回家后就给她打电话。

这位女士才40多岁,几年前丈夫因病去世,只靠她一人打工供儿子读大学,生活挺艰难。过了几天,我痊愈了。住在城里的儿子接我出院,并一起找了一位保姆。我跟儿子说了请那位病友来家养病的事,儿子表示支持,说帮助困难群众是应该的。那位女士接到我的电话后,立即来到我家。我给她安排了一间房,说:“你就在这里安心养病吧,养好了再回

家。”她很满意,再次表示感谢。同时,我给保姆介绍了这位病友。保姆说:“你们以前不认识?难得!难得!”

养病期间,她谈到了家庭的情况和困难。我说:“你回去后也不能马上就去工作,还得继续休养一段时间。我先借你1万元,你什么时候方便了再还我。”住了一个月,她自觉身体恢复了好多,向我告别时,她对我说了一个秘密:“在医院照顾我的那位护工,本来想到你家当保姆,她说你人好,是靠得住的人。前几年,她的丈夫去世了,想找个依靠,但听到你约我去你家养病,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。”我突然想起,来家这段时间,她对我似乎有过某些暗示,可我并没有注意,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往那方面想过。我听了一笑,说:“你们都想到哪里

去了?我已经70多岁了,你们的年龄和我儿子差不多,我们相差一代人呢!我们是病友,有困难互相帮助是应该的。”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

她回家后,经常打电话问候我,还不时带点礼品来看望我。3年后,她给我送来了我借给她的1万元,说解决了当时的急需,真是太谢谢了,问我多少利息?我笑着说:“要什么利息啊!朋友之间,还用算这些细账吗?谁没有遭难的时候。”

记得有人说过,有一种修行叫懂得适时帮人难处。不是非要做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,一句安慰,一次关怀,也许改变的就是别人的一生。这事虽然过去十多年了,但想起自己曾经伸出援手帮别人渡过难关,我内心依然感到十分欣慰。

施宗灿/文

三奶奶的杨树叶

我们村由六七个庄子组成。在最大的两个庄子中间,有一大片杨树林。一到秋天,随着天气逐渐变冷,树上的叶子就会一片一片地落到地上。对于村民来说,这些落叶可都是宝贝,大家都争着用筢子搂了,背回家去当柴烧。

为了搂树叶,有的人摸黑就起床了。他们一到杨树林,就先把杨树叶搂成堆儿,然后装

进篓里,按得瓷实了,背起来往家走。有时候落叶多,一次背不完,他们就把落叶堆起来放在那里,等有时间了再往回运。后面来的人一见落叶已经有主了,就会转身离开。

不过,我家的杨树叶就丢了,好在很快就“破案”了。背走我家杨树叶的是村里的一位孤寡老人,我该叫她三奶奶。我要去找三奶奶理论,却被母亲一

把拽住了,说:“你个臭小子,你三奶奶那么大岁数了,烧你一把杨树叶怎么了?”

“她那是偷,再大也不能偷啊,不管是谁,偷就不行。”

那天,我那股犟劲儿上来了,母亲说啥我都听不进去,气得母亲操起笤帚打了我几笤帚疙瘩。挨了一顿打还不算完,母亲还要我背上一篓杨树叶给三奶奶送去。

后来我才明白,三奶奶不只是弄走过我家的杨树叶,别人家的她也弄走过。只是大家好像都形成了默契,谁也不会把这件事张扬出去,更没人去挑三奶奶的不是。人们想的是,三奶奶家没有其他劳动力,大家就应该照顾她,不管是谁归拢成堆的杨树叶,只要三奶奶需要,就都是三奶奶的。

杜明骏/文

图说往事



用自己的相机留影

上世纪80年代,照相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,属于奢侈品。此时,人们若想照相,大多要去照相馆。1989年,在北京工作的大哥给我带回来一部“长城”牌120、135通用照相机,我非常高兴。有了这部相机,闲暇时出去游览,就可以为家人拍更多的照片。那时,儿子两岁多,给儿子拍的照片最多。这是当时我和儿子的合影。 许双福/文并供图

童年的乒乓球案子

上小学时,和别的课程比起来,体育课应该是学生们最喜欢的了,特别是男孩子,一上体育课就特别活跃。农村的体育课,那时就是“放羊式”教学,刚开始绕着操场跑几圈,然后老师一声令下“解散”,学生们就三五成群地在操场上各自玩去了。其实,操场只不过是学校外的一块空地,中间有一对铁制篮球架,角落里有两个乒乓球案子。

那时,篮球架的篮板早已七零八落,乒乓球案子倒是挺结实。案子是两块水泥板拼成的,下面用6个砖柱支撑。我们在村代销点花5分钱买个乒乓球,至于球拍,条件好的用木板做一个,不好的直接找块方木板用。中间摆上砖头当作球网,双方你来我往,就可以打球了。不管水平高低,叫好声、欢笑声不绝于耳,你方打罢我登场,一个个玩得不亦乐乎。

可别小瞧乒乓球案子,除了打乒乓球,还能当课桌用。放学了,总有几

个孩子趴在案子上写作业,让回家也不回,说是回家一个人写没意思,或者说有不会的题可以问问别人。中午,孩子们没有午休的习惯,都是早早到校,校门还没开,就在树荫里、麦秸垛旁、乒乓球案子下玩耍。有时候我们还在案子下捉迷藏,案子低,我们只能弯着腰进出,很容易碰到头,有时一激动,碰个眼冒金星,碰得头上起包是常事。

童年时的乒乓球案子,虽然粗糙简陋,却给我们带来无穷的乐趣。

寇俊杰/文

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: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,品质上乘。

咨询电话:0311-88629395、88629317



图说
我们的价值观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户县张良发作

中宣部宣教局 人民日报社 中国网络电视台

图说往事

童年的乒乓球案子